

■ 笔随心动

一晃就老了

○朱敏江

到市民广场散步，边走边听间，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：青年、中年、老年，无论哪一个年龄层次的舞友，都有一首共同的曲子《一晃就老了》。这应该算得上是老少通吃的神曲了，仿佛在提示所有人都要珍惜时间，活在当下。

一次去溪边野炊，前往收集干柴时，在一段枯树桩前，两点紫色跃入了我的眼帘。在寒冬枯黄一片的溪滩地，这两点小小的紫显得特别醒目。走进细看，原来是一棵紫地丁。紫地丁是常见的一种草药，有清热解毒、散结消肿的功效。平时在沙地和泥地看到过它，

今天我却在这没有一丁点泥土的枯树桩上邂逅了它。
 看着眼前的两点紫色，我脑中浮现出这样的景象：一棵紫地丁花籽不知从何处随风而来，最后掉落
 在枯树桩上。但是它没有怨天尤人，而是就着雨水绽开了小芽，将自己的根深深深地扎进树桩，吸取木屑的营养，努力向上生长。如今，它终于像所有的紫地丁一样，开出了炫目的紫色。

翻看《本草纲目》：紫花地丁，处处有之。我想，正是不甘于被命运摆布，才让紫地丁将这傲人的紫，开在了平地，开在了沟壑，开在

了砖缝，甚至于枯树桩上，书写着自己命运自己做主的一段段传奇。
 芒秆在乡间随处可见，正因为太过于常见而往往让人视而不见。如果你去关注就会发现，它们所处的生活环境极其恶劣，不是遍布沙石的溪滩地，就是在需要与树木杂草争地的山腰或山顶之处。但是即便是这样，我们也从没有看见它们低过头。

在几乎没有丝毫泥土的溪滩地上，芒秆们施施然地生长，一簇簇，一丛丛，昂首而立。即使面对洪水也毫不畏惧，因为它们将根系深深地扎进了沙层。我们经常会

看到这样的景象，洪水将芒秆根部的一半泥沙冲走了，庞大的根须暴露
 在眼前，但它们依然能够茁壮生长，仿佛丝毫不受影响。在路边，在山腰，在山顶，芒秆无处不在，它们就用那一片片的浓密，向我们展示自己与恶劣环境挑战的顽强生命力。

地荃是贴地生长的一种山野果，它不像山楂、藤梨那样将果子高高挂在枝头，因而显得毫不起眼。即使是矮矮的狼耳草，对它们来说也像巨型的遮阳伞，轻而易举地便掩盖住地荃的身姿，仿佛永无出头之日。

但是，无论是山路边上，还是崖壁底下，它们的茎总会默默匍匐向前生长，最终跳脱狼耳草的遮盖，用自己椭圆形
 的叶子在地面织出一片壮观的绿色。仿佛有过约定制
 的，一到夏天它们就会如期开出紫色的小花，而且还会结出一颗颗球状的小果，在阳光下直晃你的眼。循着阳光坚持前行，让地荃开辟了属于自己的天地。

没有轮替的人生，只有轮替的四季，草木尚且珍惜美好时光，不愿随波逐流，作为人类的我们更应不负韶华。一晃就老了，就让我们抓住当下，活出精彩的自己吧！

■ 直击真相

如何面对陌生的他们

○王珍

从开始学摄影就发现，拍人物活动照片，面对，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，但又是必须的事。你总不能老是拍人的后脑勺或者背影吧？作为生活中的纪实摄影，扫街和正面去面对，都是必须的。不然再刻苦、再努力，摄影技术和审美再好，拍出好片子，都只是空中楼阁。除非只满足于做一名键盘摄影师，否则真的要拿出照片来，就有点困难了。

我曾经因为不敢面对大人，想先找小孩练胆。有一次，在路边看到两个小孩在吃饼干。我就悄悄地走近他们，用卡片机对着他们戳快门。其实，小孩是最聪明眼亮感觉灵敏的人，他们一下子就发觉了我的小动作。没等他们开口，我就吓得落荒而逃。他们两个追了我近一里路，状况很像火炬传递手在练腿脚。后来我想，我若不是那么惊慌失措地拔腿狂奔，也许他们本来不至于会来追我？我也不敢想若是被他们抓住，场面会是怎样的失控。

还有一次就在自己家门前的广场上，看见一个长得特别可爱的小男孩，就在征得小男孩的奶奶同意后，随手用手机拍了两张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，纯属手痒。没想到当天傍晚，孩子的妈妈直接找上门来，盯着我把照片删除，再把最近删除的图库清空。

有了这样的失败经历之后，我就特别羡慕那些能够淡定从容，随机抓拍到好片子的人。我的同学裘新红就是这样的摄影人。漂亮女孩、街头艺人、社区里的大伯大妈、路人甲乙丙丁，一抓一大把，都是她的拍摄对象。有一张照片，拍的是路边坐着一长溜的大伯大妈，说说笑笑在剥刚买的毛豆。她的图片说明是：排排坐剥毛豆，照这样剥下去豆儿都要被剥光了。很生动有趣的一张照片，生活气息盎然。

我问：“你这样拍，他们不会追杀你吗？”

她说：“怎么可能？拍的时候跟他们打个招呼，拍完还给他们看。他们开心得不得了，全都笑翻了。”

有不少初学摄影的人，有过从只拍摄摄影到正面对面的过程。但每个人经历这个过程的时间长短会有很大区别。也有一些人几乎是完全无障碍的，直接就能勇敢面对。其实，在一些流动性比较大的环境中，如地铁站或者大街上，人们行色匆匆只走自己的路，只有个别人会偶尔看你一眼，大多数人根本不在乎你的存在，也不介意自己是不是进入了镜头。就像在生活中，我们总以为自己被别人盯着。事实是，只要你别故意弄出太大的声响，没人会特别关注你。所以，大多数的紧张和惶恐都是毫无必要的自己吓自己。

有一些人是天生的搭讪艺术家。其实这不仅仅是一种撩妹撩汉艺术，也是和陌生人友善相处的方式。我也曾学着这样搭七搭八，当然，我搭讪的目的没那么功利，纯粹是一种情商练习。比如，看到在河埠头浣衣洗菜的村民，我常常会说：“你这鱼很鲜活，河水很清澈，住在如此山清水秀的地方是有福气的人，真羡慕煞我了。”“你在剥的这种自然生长的笋最鲜嫩好吃了，是我妈妈的最爱哦，可以向你买几棵吗？”陌生人瞬间不再陌生，他们往往会像对家中来客一样，热情地让坐请喝茶，还会送我几根豇豆、几株菜什么的。

一些善于沟通的摄影者在拍人时，常常会跟人说：“你的穿搭很独特，你的帽子、眼镜、发型都很个性，我特别喜欢，我想给你拍张照片。”但也有人更喜欢拍拍抓拍偷拍，那样更自然更有灵气，一打招呼反而会是一种破坏。特别好的瞬间，是可以先拍下来，然后再主动将照片给对方看，并告知自己的拍摄目的。如果对方要求删除，那也应该表示理解。

不管是为了拍照片还是出于其他什么原因与人交往，尤其是面对陌生人，需要一种比较综合的能力。需要的不仅是勇气和胆识，更需要有与人沟通的技巧，需要在没有中介的情况下一种自来熟的交际能力，还要有一种童叟无欺的平等态度和真诚。

一般来说，以自我为中心，以自己的愉快而愉快，以自己的悲伤而悲伤，确实是人的本性。能够真正设身处地换位思考，时刻想到他人的感受，确实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。但至少在为人处世上，我们可以做到：把平等放在心上，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只有尊重他人，才有可能受人尊重。

■ 难忘记忆

一碗热腾腾的腊八粥

○陆地

那年高考落榜，就随村里的人到外地一建筑工地打工。腊月初，突下一场大雪，工地因雪冻停工了。老板安排我和另外三个同乡守工地，其他的工友都陆陆续续地回家了。

我们南方很少下雪，就是下雪也很小，不像北方雪下起来没完没了，一连下了四天。雪压断了工地上架设的简易电线，顿时生活陷入了困境。那时也没有电话，在异乡我们也找不到电工，只能到附近街上找个小面馆，吃碗面条，填饱肚子。

记得那天，冒着寒冷，踩着厚厚的积雪，又从工地去小面馆。寒冷中的异乡街头繁华热闹，并没有因为雪后的寒冷而冷却人们的热情。走在街上，我们从好多商家门前贴出的促销广告中，才知道那天是腊八节。人们很早就有了“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”“喝过腊八粥，就把年事办”的说法。腊八节是春节的前奏曲。记得每年腊八节，母亲会早早起床，把提前几天就精心备下的大枣、花生、红豆、核桃、葡萄干，佐以淘好的糯米，放在大铁锅里小火慢煮。一大早，一家人围在一起喝腊八粥是最幸福的事。

想起母亲煮的腊八粥，我的心里又多了一份想家的念头。我和三位同乡沿着街道朝前走着，看到前面有家不大的面馆。面馆门前贴着一张大红纸，上面用毛笔写道：腊八节赠送离家在外
 的游子一碗腊八粥。我笑着对同乡说：“这家面馆老板精明，会做生意，这广告词写得暖心。走，咱们凑凑热闹，看看是真是假。”

我们不由得走进了面馆，刚坐下，一个戴着眼镜，穿着一套干净整洁的白色工作服的中年妇女过来招呼我们。没想到她就是老板，我

们刚说了几句话，她就热情地说：“听口音，你们不是本地人。”我们点点头。于是，她又热情地说：“今天是腊八节，我们面馆煮了三大锅腊八粥，免费赠送给那些离家在异乡的打工
 人。”然后她转过头问我：“还记得母亲煮的腊八粥的味道吗？”我点点头，轻声说道：“记得！”攀谈后才知
 道，她的家乡离我的家乡还真不远。

很快，四大碗热气腾腾的腊八粥端上来了。看着粥里有大米、糯米、黄豆、黑豆，加上番薯、芋头等食材熬成的腊八粥，散发着诱人香味。我端起碗轻轻抿一口，黏黏的、稠稠的、甜甜的，味道好极了。一碗腊八粥下肚，就像穿上一件棉大衣，温胃暖心。

小面馆里热闹起来，很多路人都是被面馆贴在门前的广告吸引进来的。面馆里，操着南腔北调的男男女女围坐在一起，面对一碗香甜的腊八粥，“呼啦啦”喝得满头大汗，涕泪交流，不亦乐乎。交谈中，我们得知，店主原来是个县级招待所的大厨师，五年前单位改制，她下了岗，就和丈夫来到这里租下这间门面，开了个面馆。已经连续四年免费赠送腊八粥了。当她得知我们工地断电的情况后，笑着说：“小事一桩，我马上联系辖区电工，帮你们接线。”我们听了很是感动。

腊八早上，在这家面馆里，喝了一碗热腾腾的腊八粥，真心感受到了一种家的温暖。当认识与不认识的人走出面馆时，都相互抱拳，打个招呼，然后依依不舍地离开面馆，各自向前方走去。很快电工就来工地，帮我们接好了电线。从那以后我和三位工友常去面馆吃面，一进店馆，心情就变得阳光明媚。

■ 行走随笔

水墨横山路

○郑立宗

杭州西湖西南群山间的龙坞茶镇，古称横山，有横山大岭，清张道编撰的《定乡小识》有“横山路”一章。横山让外人所知，跟一批远离俗世喧嚣的“隐者”推波助澜有关，他们置别业于此，让本来樵夫牧童天下的横山渐获声名。最著名当属明朝藏书家江元祚和他的“横山草堂”，留下段佳话。“隐者”俨然成了横山的形象代言人。

水墨横山路，从箬夹路横；沿溪人影过，惊起雉鸡声。每次行走于龙坞的山水间，我常常感叹它的变化。

在横山溪畔青龙山下的梅龙草堂，主人名叫鲁华芳，九曲红梅非遗传承人，一名文雅端庄的茶乡奇女子，让更多的人了解家乡

的茶为己任，将半生心血都扑在茶文化的传承上。从小耳濡目染在茶的天地间，长大后创办梅龙草堂，“梅龙”二字源出于对家乡产出的九曲红梅和西湖龙井茶深深的热爱。这种爱本身就是对茶的痴恋，一种天生割裂不断的缘分。梅龙草堂与横山草堂相隔四个世纪的时空对话，和江元祚避世“独乐乐”建私家园林藏万卷书性质不同的是，如今的梅龙草堂“不如众乐乐”，自筹资金开办全国第一家公益茶文化图书馆，让大家走进来，体验茶文化、问茶香、品茶味、看茶书，传播和传承弘扬茶文化可谓独树一帜。

每逢节假日，孩子们会来借阅书籍，听茶艺。鲁华芳义务当起老师，亲自给孩子们上茶艺

课。在老一辈的茶人里，懂茶，但要说出一个子丑寅卯出来，不多见。鲁老师从日常生活里，客来敬茶的浅显道理说开去，旁征博引，学茶礼、懂茶性、知茶趣，给幼小的心灵播种下一粒茶的种子，岁月静好，期待生根发芽。不仅如此，鲁华芳还走进大专院校，给年轻人送上茶的知识。茶对鲁华芳来说，是属于她的乡愁，作为龙坞儿女，她更是愿意扛下这份传承家乡茶的责任。她感恩这个时代，在传播茶文化时给予她的快乐；茶改变了鲁华芳的生活，生活也塑造了她的茶人匠心。

或许是近旁有中国美术学院的缘故吧，越来越多艺术家们特别喜欢到山水俱佳的龙坞开工作室。在横山大岭下的外桐坞村，

听闻年过半百的傅剑华改行当裱画师的事，想想也是必然的，这么多的艺术家来了，近墨者黑，近朱者赤么。

土生土长的傅剑华现在从事的职业是一名专业装裱师，言谈举止多了一份“文雅”，他人生的转折点，要从与一位叫闵庚灿的画家邂逅开始说起。小名阿牛的傅剑华家有三四亩茶地，平时在村办企业做一份电工的工作。那天中午上班路上遇到一位长者，刚从邻近的上城埭来，那边的人说外桐坞有房子出租可开画室，因此慕名赶过来，这一问问对了人。这位长者就是闵庚灿，传奇的韩国籍画家，十多岁便学习生活在杭州，专画大画。傅剑华成了闵老师的房东，在交往中，闵老